



2

7

1

0

Handwritten scribble or signature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
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
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
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
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
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

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鼎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灋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灋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
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

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

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
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
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
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
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
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

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
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
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
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
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
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
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

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
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
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
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
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
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
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
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
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
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
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
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
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
禮矣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
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

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
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
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
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
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
甚切諸儒皆怨恨

諸葛忠武侯出漢中疏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
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

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濫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

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參軍蔣琬

皆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

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
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
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
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
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
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
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
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與復之效則戮
允等以彰其慢

董允傳載此
數語云若無

出散關疏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

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瀆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強大坐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髮髯

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祈連偪於
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
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
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
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
矣然喪趙雲楊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

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竇
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
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
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
未解五也今則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
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
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
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

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
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
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
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
逆覩也

韓子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
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
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
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
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
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

史記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
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

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
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
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
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
亦宜哉麟以德為祥若不待聖人而出是其
德之衰也故謂之不祥亦可矣以春
秋之世而麟出焉故魯人以為不祥然有仲
尼識之是麟為仲尼出也則麟果不為不祥
哉矣

巧者王承福傳

西山云韓文當以此為第一今用其抹本

巧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
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
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
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鏹
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
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
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
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

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饒以嬉夫饒易能可力焉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媿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

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

應前

焉轉自此至末或一句一轉或數句一轉雅容俯仰歎詠滌決以此體格此筆力所謂妙絕古今者也

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

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其鄰或曰噫刑戮

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

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

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

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已

不可而彊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
饗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
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
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
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
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
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
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

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
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
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可拔我一
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
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
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
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
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

而自覽焉

此篇大槩以二又曰字述盡承福之爲人後面却就第二箇又曰以下

下抑之就第三箇又曰以下揚之

荅李翱書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也烏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

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者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

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

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譽之則心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乎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

終前三代之書聖人之志

詩書之源無迷其塗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

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灋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言之

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至乎利聊相為

送孟東野序

趙南塘云凡有懷而欲吐者皆為不得其平非

必有所憤激也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

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堪

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二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

田駢鄒衍尸校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之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淳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

以解之

此篇謂凡形之於聲皆不得已於不得已之中又有善不善者焉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則係乎天也

送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

為瀆焉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

心必有慕焉拘其瀆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

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
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
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
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平淮西碑 西山抹本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
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
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

休養生息至於女報收功極熾而豐物

衆地大孽芽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

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薶相臣將臣文恬武

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

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

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

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

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

此下只六句叙許多功業

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
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
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
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平淮西碑 西山抹本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
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
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

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
衆地大孽芽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
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薶相臣將臣文恬武
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
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
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
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
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

此下只六句叙許多功業

應前

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此見得凡

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伐蔡非得已

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等城以動東都

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

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

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

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

可破皇帝曰惟天惟宗祖所以付任予者庶

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

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邠陽三

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

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

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

千屬而子公武集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

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

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
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
用命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諸軍曰守謙汝
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
三舉度名見此役倚重者度
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
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
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
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

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
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
古攻其東南八戰降卒萬三千再入申破其
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
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
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
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
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

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
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
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
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
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於京師冊
功弘加侍中總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
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
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
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
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
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
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執
居近土襲盜以狂往枉玄宗崇極而圯河北
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
剋益戎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

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
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
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
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
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
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
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
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洄曲軍
士蠢蠢旣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
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
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
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
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旣入
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
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
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

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

民之樂

蔡人至此始知為王

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殮右

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備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

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

足風動諸集

此數語真

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

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

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

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

篇主意在此四句其要又只

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

在明斷二字

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柳子厚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傭
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龔
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
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
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
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
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

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
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
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
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
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
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
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
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

構大厦無進退焉旣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
月某日某建則某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
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
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
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
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
足爲佐天子相天下灋矣物莫近乎此也彼
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

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
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
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
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
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
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灋制而整頓焉猶梓
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

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
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
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
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
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
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
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
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

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謹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

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

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
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
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
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
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
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杜牧之守論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
不議誅洗束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
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
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貧
煦育逆孽而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
笑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

大繫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
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
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
寇伺吾人之顛頽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
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
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
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
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

爲銜策高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
不拘亦猶參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
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
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
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
夫則朝廷待之貸以瀆故於是乎闊視大言
自樹一家破制削瀆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
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

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
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
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
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
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
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
而和之其餘混瀕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
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

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
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
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
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
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
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
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
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

之哉

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

晦菴云胡文定父子最輕下人獨服此記云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
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
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
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
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

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歐陽子送徐無黨序

本春秋傳立德立言立功之論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精到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

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
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
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
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
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而
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
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
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
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
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
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
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
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
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
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

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
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
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
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
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
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
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蘇子美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
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
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
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
其見遺于一時必皆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
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
而物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
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

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
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
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
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
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
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
但云我亦奇予厚開編每裝回公之去取蓋如此
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
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

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
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
其難之若是耶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
人文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
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
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
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興邦家樂育賢材
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

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當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所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率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

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竒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枉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恨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英豪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

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答吳充秀才書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浩乎若干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佺佺然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才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設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

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貴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耳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

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力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

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霽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僥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

豐樂亭記

公與聖俞書云去年夏因飲滁水甚甘問之云云近

時有書書者評此記云始飲未詳蓋未見此書耳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舟

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

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
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
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
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
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
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
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刺露清秀四時之景無
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
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
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
以名其亭焉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
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

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
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
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也故
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
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
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
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
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

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
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
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始吾
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
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
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常夜燭治
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
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

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者邪
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
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
者劔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
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
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
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
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

於中者也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
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
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
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
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
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
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
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

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
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
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
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
自若曰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
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
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
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
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
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
逢國太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贈楚國太
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
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
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脩
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
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
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
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
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
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
自

唐史高祖紀贊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
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
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
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爲世尤長然考於世本

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寢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雖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唐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灑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者歟

五代史王進傳贊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麾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

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家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

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
百字中奇意層出而雍容不迫羅列而進
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曾南豐新序目錄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
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
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
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
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
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
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

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旣廢餘澤旣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蚤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

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恠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謾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蔽而

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徃徃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南齊書目錄序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禱

杌嵬瑣姦回凶惡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
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
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
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
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
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
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
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
之具而爲至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
迹耶弁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粗精無
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
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謂
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
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
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天下之士哉蓋執
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

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
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
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
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
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
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繆亂者亦豈少哉
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
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不足以
發難顯之情者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
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遷之得失如此况
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
以議爲也予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
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
才固不可以疆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
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
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

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耶可不惜哉

雲峰院記

西山云序事如太史公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籃其外盡田田高下繞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

廢壞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織鉅治咸盡其力其勤如此富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糈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砮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盡刻金木

為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
千出雖笞朴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
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
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
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
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
闥靚深殿寢三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
兩旁浮圖所用饒鼓魚螺鍾磬之編百器備

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
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
有餘則斥散之不為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
則又若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
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視
邑人者必道常乎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
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
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

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不可也
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
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
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
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
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

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
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
及其旣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
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
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
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
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
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

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爲人與獨善於
隱約其操雖殊其忠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
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
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
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
何爲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
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
可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
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
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
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
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經南昌城西歷
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
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
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

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
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
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
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
結茅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
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
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
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可考
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
處之意爲記焉

王荊公潭州新學詩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之明
年正月改築廟學于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
子用幣潭人曰公爲善政以德我又不可勸我
而爲此學以嘉我士子誰能詩乎以誦我公
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

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度氏吳振
養衿寡衣之寒襦黔首鼓歌吏靜不求乃相
廟序生師所廬上漏旁穿燥濕不除曰嘻遷
哉迫阨卑污當其壞時適可以謀營地慮工
伐榱楠楮徹故就新爲此渠渠潭人來止相
語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從者
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爲
已躬行孝弟由義而仕神聽汝助况於閭里
無實而夸非聖自是雖大得意吾猶汝耻士
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遠公休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
雖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
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
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
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早有知乎以謂

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不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

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以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心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嘗其時欲其

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
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蓋有不
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
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
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
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
饒饒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蘇老泉族譜引

有藏此文真蹟者注引云穀梁體詩云春

詩今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
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
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
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
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
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

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可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焉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

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文甫字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予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

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遜旋辟相顧而

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

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

盡風水之殊異必極言至此而後極觀備焉

言大澤而不言滄海則不足以

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

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

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

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

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

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

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

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

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

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

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

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

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

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

此本論文而以功言並論兩者相形詞愈健而意愈明一篇之旨收

拾只在數句上其放之也有萬折之奇其收之也有萬鈞之重嗚呼此亦天下之至文

也夫
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
可也

送吳侯職方赴闕引

因天地萬物有可以如此之勢而寓之於事
則其始不强而易成其成也窮萬物而不可
變聖人見天地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長
不能皆短於是有度見一人之手不能盛江
河之沙礫而太山之谷納一石而不加淺於

是有量見物橫於空中首重而末舉於是有
權衡長短之相形大小之相盛輕重之相抑
昂皆物之所自有而度量權衡者因焉故度
量權衡家有之而不可闕至于後世有作者
出以爲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以見吾智
於是作器使之不擊而自鳴不觸而自轉虛
而欹水實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器嗚呼殆
矣吾見其朝作而暮廢也夫不忍而謂之仁

忍而謂之義見蹈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
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從而義
有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肯殺
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
以爲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驚人也乃曰
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爲之此人心之所自
有邪強之也強不能以及遠使人之心不忍
殺人而亦不以無故殺其身是亦足以爲仁
矣乎嗚呼有餘矣誰能不忍視人之死而亦
不肯妄殺其身者然則異世驚衆之行亦無
有以加之也吳侯職方有名於當時其曾中
泊然無崖岸限隔又無趨然躍然務出奇怪
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
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
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測
此所謂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

也吳侯有名於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爲遠官
今其東歸其不碌碌爲此官矣哉

蘇東坡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
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
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
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
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
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

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蓋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

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餘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

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
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
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
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
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
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
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
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

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
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
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
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
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
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没十有餘
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
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灑風厲學者

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范文正公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

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葬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

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徒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

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

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美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斷句似文甫字說

樂全先生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
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
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
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
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
言乎與伊尹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
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
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

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
政事文章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
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
頽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
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
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
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
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

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爲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畧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

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思堂記

定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

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
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
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
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
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
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
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
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

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言其所謂思者豈世
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
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
正月二十四日記

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灋是皆有
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

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爲列
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
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
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
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此
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已來道喪文敝異
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
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
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文
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
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
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
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

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湜李逢吉之謫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

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明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
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
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
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
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
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詩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

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糝
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
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
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
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
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
糝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
留我涕洟翩然被髮下大荒

贊王元之畫像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之徒。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屬

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

碑示予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特帝
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
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
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額公能泚之
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嘉靖癸亥孟春之吉衢州府梓

此行及後
序僅元

嘉慶丙子閏六月校于吳門厲齋

妙絕古今後序

夫理道載於六籍文學著於四科聖人
教人以文欲其因文以入道也然教以博
文為先而文以體要為尚若畔經而離道
文雖工而弗庸矣自秦以來士多有離道
而為文者雖求古文於孔壁收竹書於汲
冢家握鉛素未嘗不勤求其發明理道而

羽翼聖經者蓋未多見其人焉即梁昭明
文選姚鉉文粹二書所錄傳者果皆理道
之正乎茲妙絕古今一書蓋宋人所選謂
文章之精絕者一代不數人而一人不數篇自
春秋而迄歐蘇氏得七十有九首蓋千載
之英華萃矣觀其所載多左氏國語莊列
荀揚韓柳之詞其體近乎古而其義切於
用者然後取之其與後之騁虛詞而亡實
用者異矣夫吾道本中庸而聖人無絕德
其云妙絕古今者謂文章必有法程而凡操
觚染翰者固當究心乎體要歟宋真西山集
文章正宗學者宗焉當時亟稱此書則在宋
已爭傳矣虔之蕭蘭氏得善本梓之今中丞
十山談公序於首簡謂觀者當求於驪黃牝

不效經書今後序
三
壯之外誠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故題其跋焉

嘉靖乙卯夏五月既望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陵陽王

廷幹書



